

世界文学名著（缩写）

〔英〕阿·克洛宁 原著



青青的岁月

青 育 的 岁 月

〔英〕阿·克洛宁 原著
陈茂先 译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马 牧 予 里

封面插图：张寿镒

青 青 的 岁 月

〔英〕阿·克洛宁 原著

陈 茂 先 译

★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6 插页1 印张 5¹/₉ 字数75,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900

书号：10096·261 定价：0.46元

编 者 的 话

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能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且能陶冶人们高尚的情操，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鉴于世界文学名著卷帙浩繁，难于详览，我们特为读者精选出一套《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译丛》。丛书的本，既保持原著的精华，又篇幅精干，经济实惠。而对于有兴学习英语的读者来说，它们又可作为理想的参照读物。

这套丛书，将采用统一的规格设计装帧，并配有插图，由我社陆续出版。

目 次

第一卷.....	(1)
第二卷.....	(94)
第三卷.....	(139)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我拉着外祖母的手，走出黑沉沉的火车站，来到这个陌生城市灯火辉煌的大街上。以前我从来没见过外祖母，她那又疲乏又愁苦的面容同我母亲的不一样。尽管她给我买了巧克力糖，可到目前为止，我对她可一点儿也不亲热。在火车从温顿开出的一路上，我们一直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而她，不时地用手帕擦拭着眼角。

可到我们下了车，她就尽量装出高兴的样子，微笑着握紧我的手。

“你是个乖孩子，别哭了。你看你能走到家吗？家离这儿不太远。”

我尽量想使她高兴，我回答说我能走到家。

于是我们没有搭乘停在车站旁边的马车。

我们朝海伊大街走去。我非常吃力，几乎连一步也走不动了。看到对面一幢有许多圆柱子的大楼时，外祖母得意洋洋地说：

“这儿就是里温福市政府。莱基先生……外祖父……就在那里工作。”

“外祖父，”我想，“那就是外祖母的丈夫，我母亲的父亲啰。”

这时，我简直抬不起脚来。外祖母同情地看着我。

“真糟糕，今天没有电车。”她说。

实际上我比曾预料到的要疲乏得多，而且相当害怕，这座陌生的城市唬住了我。好在我们很快就离开了身后那个吵吵嚷嚷、烟雾弥漫的城市，来到一个宁静的郊外。

我们终于在一幢高高的、挂着黄色窗帘的灰房子前停下了。这房子取名为“洛蒙景庄”，它不如这条静谧的大街上的其它房子那么漂亮，可我很喜欢房子前面的花园，花园里盛开着许多美丽的黄花。

“我们到了，来吧，罗伯特。”莱基太太说，“这是一个好地方，村子就在旁边。里温福是个烟雾腾腾的古城，可周围倒是有些挺可爱的乡村。把眼睛擦干，真是乖孩子，进来吧。”

• 我顺从地跟着她，心里十分害怕。我的耳边响起了我们都柏林的邻居查普曼太太在吻别我时说的一些话：“可怜的孩子，今后你还不知会遇到些什么呢！”

外祖母在后门口停住了。一个大约十九岁的青年正跪在花坛上忙着。我们走近时，他站起身来。他是个大个子，脸色苍白，头发乌黑，戴着一副大眼镜。

“你又在这儿了，”外祖母埋怨着说。接着她把我拉到他前面：“这是罗伯特。”

默多克向我伸出一只大手。

“见到你很高兴，罗伯特，”他说。然后，他转身对外祖母说：“妈妈，这些花是我从苗圃里搞来的，没花我什么钱。”

“得了，孩子，不管怎么说，”外祖母说，“你得在你爸爸回来以前洗洗干净。你总知道，

他如果看出你在这儿待过，会多么恼火。”

我们走进厨房。外祖母吩咐我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脱下帽子和大衣挂在门背后，开始在暗褐色的地板上来来回回地走着。她不时地用鼓励的眼光看看我。我坐在一把椅子的边沿上，连气都不敢喘一下。

“我们得到晚上才有饭吃，”她说，“这都是因为我不在家。外祖父回来时，你可千万别哭。这事对他打击也够大的了。我还有个女儿凯特，马上也要回来了，她是个教师。也许你妈妈对你说起过。”她看见我又要哭的样子，就急忙走了过来：

“噢，我知道，即使象你这样一个大孩子，头一回见到他母亲的所有亲戚时也是要搞不清的，那些亲亲眷眷大多都在这儿。有亚当，我的大儿子，他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有你外祖父的妈妈，现在她出门去了，可她有一半时间同我们住在一起。还有我父亲，他一向就住在这儿——他是你的外曾祖父高。我可以对你说，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外曾祖父的。等我把他的食盘装好以后，

你就端到楼上去给他。你对他说：‘您好！’往后每天这个时候，你就帮我这个忙。”

外祖母在桌子上摆好了五个人吃饭的餐具，然后就准备食盘。她在每个食盘上放上一杯茶、一碟子果酱、干酪和三片面包。

我惊异地望着她：“外曾祖父不在楼下吃饭吗？”

外祖母似乎很狼狈：“是的，亲爱的，他在自己屋里吃。”她端起食盘，“你端得了吗？小心别打翻了。”

我登上楼梯，走进一个陌生、有趣而又零乱不堪的屋子里。那儿连床都没铺好。

我的外曾祖父坐在火炉旁一把好大的老式扶手椅里，正忙着写什么。

他看来有七十岁左右，高个子，有一头浓密的淡红色头发。这头发实际上是红的，只是有点褪色，可还没变白。他的胡子和唇髭也一样是红颜色的。他的眼睛蓝得发亮，不象外祖母的蓝眼睛已经暗淡无光。而最惊人的要数他的鼻子。这是一只大鼻子，又大又红，瞧起来真象一只熟透了的

大草莓。我从来就没见过有这样奇特的怪鼻子，从来没有。

就在这时候，他停止了写字，慢吞吞地转过身来看着我，我们俩默默地对视着。我忘记了他的鼻子，为想到自己那一副可怜相而脸红了：我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站在那儿，一只长袜子脱落了下来，脸色很苍白，还留着泪痕，而我的头发是红的。

他用手指了指桌子，仍然没开口。我把食盘搁在桌子上，他匆匆地吃起饭来，可眼睛还老盯着我。吃完以后，他点燃了烟斗。

“原来你就是罗伯特·谢农？”他说。

“是的，外曾祖父。”

“一路上还好吧？”

“我想还好，外曾祖父。”

“你会下西洋跳棋吗？”

“不会，外曾祖父。”

“孩子，假如你留在这儿，你会学会的，我听说你要住在这儿了。”

“是的，外曾祖父。查普曼太太说我没有地

方可去了。”我觉得自己非常可怜。

突然，我渴望得到同情，我想告诉他我可怕的处境。他知道我的父亲死于肺病，这场可怕的家传疾病不是又夺走了我的母亲吗？有人在背后议论说，连我都有点儿传染上了。

可外曾祖父注意地看了看我后，就换了个话题：

“你八岁了，是吗？”

“外曾祖父，我快要八岁了。”

要不是外曾祖父毫无怜悯心，我真希望自己的年龄尽量缩小一点。

“这是一个孩子应该自立的年龄了……你喜欢出去走走吗？”

“外曾祖父，我从来没走过长路。”

“嗯，往后我们要经常出去走走，就光咱们俩，看看苏格兰的空气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他停顿了一下，“我很高兴你的头发和我一样。这是咱们高家的头发。你母亲也有这种头发，那可怜的姑娘。”

我再也控制不住——我大哭起来。自从上星

期举行了我母亲的葬礼以来，每当有人提起她的名字，我就要大哭一场。我的眼泪总是能赢得大家的同情。可这次我没有得到同情。我痛苦地感到外曾祖父不喜欢我的眼泪。我想止住哭泣，可噎住了，我开始咳嗽起来。我一阵阵地咳呀咳的，到后来不得不捧住肚子。我从没咳得这么厉害过。说真的，我为此感到十分骄傲。当咳嗽停止时，我满怀期望地望着外曾祖父。

但是他一言不发，相反的只是从他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盒子，从里面拣出一大块糖。我想他准是要把那块糖赏给我了，可他没这样做，使我又吃惊又失望。他不慌不忙地把糖放进自己嘴里，然后严厉地说：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一个哇哇哭的孩子。我这一生中，就遇到许多困难。你想假如我是软弱的，能挺得过来吗？”

正在这时，我们听到楼下有一阵手铃响。他不说了——我想这叫他扫兴——他做了个手势叫我走，于是我端起空食盘，惭愧地朝门口走去。

第 二 章

楼下，莱基先生、凯特和默多克已经回来了，他们和外祖母一起在厨房里等我。他们的突然沉默，表明了我正是他们谈论的话题。就象大多数孤儿一样，我也非常胆怯。眼下的这种情况，就使我比以前更着慌了。过了一会儿，外祖父拉起我的手，握住它，并弯下腰来吻我。

“见到你我很高兴，罗伯特，可惜我们以前没碰过头。”

我知道，在我母亲和外祖父之间曾经有着一道鸿沟。但是他的声调里没有气恼，不象我所担心的那样。他的声调又低沉又悲伤。我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哭，然而当凯特也弯下腰来轻轻地吻我时，要抑制住不哭就是不可能的了。

“让我们坐下吧。”外祖母领我到我的座位上说，她还是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快到六点半了，我想你都饿坏了吧。”

外祖父坐在桌子的上首，开始把热腾腾的肉

切成一片片，与此同时，坐在桌子另一头的外祖母就把土豆和卷心菜分给每一个人。

“给你这块！”外祖父说，瞧他这神气好象要给我一大块肉似的。他是一个四十七岁的矮个子，脸上没有血色，长着一对小眼睛。

在这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使用刀叉都叫我**觉得别扭**：这刀叉似乎又长又重。再说我不喜欢卷心菜；我的一小块肉片更是咸得可怕，硬得出奇。我是习惯于吃好东西的。说真的，我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我母亲常常给我一个六便士的银币和一个亲吻，让我出去买一片鸡肉吃。但是我不能让外祖父看着生气，我勉强咽下了这淡而无味的卷心菜。

外祖父看见我正忙着吃饭。他瞧了瞧桌子对面的外祖母，又继续他们那场被打断了的话题。

“你们是坐马车来的吧？”

“不……没有多少东西要带。”

我看得出外祖父恼火了：“怪不得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他们连点常识都没有，为什么不去保险呢？”我正在尽量地吃干净我的盘子，他转过

来对我说：“那才是好样的，罗伯特，咱们家是不兴糟蹋东西的。”

凯特坐在我对面，她朝我微笑表示鼓励。虽说她要比我妈妈小三岁，才二十一岁，可奇怪的是她一点儿也不象我妈妈。我妈妈很漂亮，可凯特长相很普通，灰白的眼睛，干枯的红皮肤。她的头发也看不出什么颜色。

“我猜想你上过学吧？”凯特问。

“是的，”我脸涨得通红，十分吃力地回答，“上巴蒂小姐的学校。”

“那学校好吗？”

“哦，当然好。假如你问题答得好，巴蒂小姐就赏给你一块糖吃。”

“我们里温福有个好学校。我想你会喜欢它的。”

外祖父清了清喉咙：“我看约翰大街上的小学校……倒是挺合适的。”

凯特两眼直瞪着外祖父。我看出她很生气：

“你知道约翰大街上的小学是一个坏学校。他必须上专科学校去读书，我们以前都是上那儿去读

的。”

外祖父很不高兴：“好吧，也许是这样。但不能等到下学期，先给他出点题目考考，看看他能读几年级。”

凯特摇摇头：

“今天他累坏了，得早点休息，他和谁一起睡呢？”

外祖母考虑再三，说：“凯特，他太大了，不能和你一起睡……默多克，你的床太窄了……再说你得温习功课，常常搞得很晚才上床睡觉。老头子，为什么不把他放在太婆房里呢？她又不在家。”

但外祖父摇了摇头。

“她付了一大笔房钱。没征得她同意，我们不能这样做。”

始终不声不响，安安静静地在吃饭的默多克，这时带着一副讲究实际的神态抬起头来。

“他应该和外曾祖父一起睡。”他说。

外祖父点点头，虽然提到外曾祖父的名字时，他有点不高兴，可问题算是解决了。我感到